人人是乐手

音乐一响，知音自来

当世界级的音符落向江城，阿格里奇的琴音、穆特的弓弦，构成了这座“爱乐之城”最耀眼的高光。那是属于殿堂之上的顶级时刻。但武汉的音乐叙事，从来不止有音乐厅里的聚光灯——江汉关窗台执弓的青年、老厂房里随心放歌的歌手、江风里自发合唱的路人，同样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乐手。

谁在持续制造属于武汉的音乐时刻？答案藏在两条交汇的声线里：一端是专业音乐人走出音乐厅的边界，把艺术从高台带到烟火；一端是民间爱乐者自在发声，以热爱搭建没有门槛的舞台。两股力量彼此呼应、同频共振，共同编织出独属于武汉的和声。



琴台音乐节演出现场。 记者苗剑 摄

殿堂级乐手纷至沓来

今年琴台音乐节开幕式当晚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、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王丽达站上舞台，一口气带来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《浏阳河》《龙船调》三首经典民歌。最后一曲《龙船调》唱罢，台上台下对歌互动，掌声如江水拍岸。她感慨：“武汉是一座很有气魄的城市，长江穿城而过，又带着知音文化的底蕴。最让我难忘的是观众——他们懂行，站在台上你能实实在在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那份喜欢。”

“武汉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爱乐的，它早就有知音故里的基因，有月湖、古琴台、长江水声做底子，城市本身就像一首恢宏的交响乐曲。”10月31日，著名指挥家杨洋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。从二十年前执棒琴台大剧院开幕演出，到如今携武汉爱乐乐团以《长征组歌》亮相本届音乐节，他清晰地感受到武汉乐迷愈发专业、热情：“当观众自己开始主动靠近音乐，爱乐之城就不是造出来的，是长出来的。”自10月29日抵达武汉与武汉爱乐乐团彩排起，杨洋看到，石倚洁来了、阿格里奇来了、文格洛夫来了，马上穆特也要来，“琴台音乐节把世界级的演奏家在短时间聚到武汉，观众得到了视听盛宴，城市也被更多人听见。”

音乐厅之内，台上台下早已融为一体。王丽达演唱《龙船调》，一句“是哪个来推我吗？”，观众齐声应和“是我们来推你嘛！”石倚洁返场加唱《缆车》，他起头领唱，全场观众顺势汇成大合唱。武汉音乐学院大一新生彭彭说：“在琴台音乐厅感受到古典音乐独有的力量，台下很多同龄人，武汉温润浓厚的艺术氛围让人很喜欢。”

琴台音乐节期间，众多乐团、艺术家从琴台出发，把旋律送往地铁站、江滩、商圈与街巷。殿堂里的专业表达，与街头蓬勃的自发热爱完成无声衔接——专业音乐人放下距离感，民间乐手获得被看见的舞台，二者不再是两条平行线，而是同一段乐章里相辅相成的不同声部。

窗里窗外皆乐手

江汉关的钟声刚落，暖黄灯光爬上苏眉好百年饭店三楼那扇老窗。罗琪把琴抵在肩上，弓子一拉，《晴天》的前奏顺着江风飘向街心，赶路的行人骤然停步——有人举起手机，有人挽紧同伴，孩童被父亲高高举起，整条江汉路应声唱和。没有报幕，没有门票；窗内琴声流淌，窗外歌声起伏，这扇临街的窗，框住了武汉最动人的爱乐图景。

24岁的罗琪，武汉音乐学院本科毕业，又赴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攻读硕士。按照常规路径，他可以走进乐团、登上专业剧场，却选择站上这方临街窗台。他不断打磨演出形态：调整造型、增设电子歌词屏、摆上泡泡机，将周末专场变为常态化演出，演奏时长从寥寥两首曲子拉长至一小时，只为“让大家记住在武汉的这个夜晚”。

夜色渐深，窗台迎来轮换。“00后”北方姑娘姜姜接过琴弓，让琴声继续流淌在长街之上。音乐专业毕业的她坦言，临街窗台消解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。刷到网友拍摄自己的演出视频，她满心欣喜：“当看到台下观众为我欢呼，感受到琴声被大家接纳，特别幸福。”来汉半年，她深深体会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：“夜晚原本只有人流的声响，加入音乐之后，让人觉得更加舒适。”

往来江汉路的行人，有人邂逅，有人专程奔赴。贵州游客殷女士刷到短视频慕名前来：“表演十分精彩，江汉路整体氛围感很好，我会把这个演出推荐给朋友。”现场直播博主感慨，陌生人一秒就能汇成合唱团，这份浪漫，独属于江汉关。罗琪常笑称自己每天都在举办“万人演唱会”——万人不只在封闭场馆之内，更散落在江汉路的晚风、东湖的涟漪之间。路人随口跟唱的一声，就是专属票根；手机亮起的点点微光，便是舞台灯火。

长久以来，古典音乐常被贴上“高雅、遥远”的标签，观众习惯于端坐台下仰望舞台。而在武汉，这种观演关系正在被重新改写：音乐不再是单向的欣赏，而是双向的参与。无需昂贵门票，不必拘泥节目单，一扇临街的窗、一把提琴、一群素昧平生的路人，就能构筑一场鲜活的音乐现场。登台演奏的人是乐手，驻足聆听、跟唱摇摆的普通人，同样也是乐手。

歌声漫过老厂房

距离江汉关不远，青岛路平和打包厂的百年老厂房里，歌声缓缓漫过斑驳红砖。这里被主理人张展博定义为“音乐的第三空间”，区别于正式演唱会、商业酒吧演出，听众可以自由落座，安静享受音乐。每天演出时间为20:00—22:00，逢周一休息。

张展博来自黑龙江大庆，曾是直播从业者，也是独立音乐人。机缘之下，他看中这栋百年工业建筑，租下空间打造音乐场地。场地不做大规模改造，设备灵活可移动，营造出松弛的露营式氛围，即便只听歌不消费，也完全被接纳。开业近四个月，凭借演出短视频持续出圈，如今单场能吸引300至700名观众。

“写明信片点歌”是这里最具辨识度的特色。观众写下心仪曲目递给歌手，歌手会的当即演绎，不会的现场学习；演出现场画面还会印制成纪念明信片。驻唱歌手李韵涵是武汉本地音乐专业毕业生，她十分喜爱老厂房独有的氛围感，也会根据现场观众情绪灵活调整歌单。令她印象深刻的是，一位市民带着即将远赴香港的好友前来听歌，每一曲结束都用力鼓掌，整场氛围热烈。如今越来越多周边居民、逛街游客循声而来，不少观众一月到访两三次。

从江汉关的临街窗台，到平和打包厂的斑驳砖墙，音乐的舞台不断消解边界。二者拥有共同的底色：不设门槛、不设限制。这份包容，也悄然重塑着整座城市与音乐相处的方式。

琴台音乐厅内，阿格里奇的琴音婉转流淌；江汉路上，罗琪的小提琴随江风飘荡。石倚洁的歌声拨动听众心弦之时，平和打包厂的旋律正漫过百年红砖。这正是武汉作为“爱乐之城”最特别的地方：顶级大师的演奏抬升城市艺术视野，窗台、老厂房的平民演出，让音乐扎根日常，鼓励每一个普通人靠近艺术、勇敢发声。

一高一低、一远一近两条声线，在同一座城市上空交汇共振。在这里，人人可以是乐手，人人也是被音乐温柔接住的听众。

记者黄丽娟 实习生陶思棋 程希言